

贾平凹散文全编

1997~2002

倾听笔墨

贾平凹/著

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贾平凹散文全编
1997~2002

倾听笔墨

贾平凹 / 著

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倾听笔墨 / 贾平凹 著. — 长春: 时代文艺出版社, 2015.3

(贾平凹散文全编)

ISBN 978-7-5387-4658-7

I. ①倾… II. ①贾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4) 第234481号

出品人 陈琛

产品总监 郭力家

选题策划 李天卿 郜玉乐

责任编辑 李天卿 郜玉乐

装帧设计 孙利

排版制作 隋淑凤

本书著作权、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

本书所有文字、图片和示意图等专有使用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

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

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、电子、影印、缩拍、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

进行复制和转载。违者必究

倾听笔墨

贾平凹 著

出版发行 / 时代文艺出版社

地址 / 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 / 130011

总编办 / 0431-86012927 发行部 / 0431-86012957 北京开发部 / 010-63108163

网址 / www.shidaicn.com

印刷 / 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

开本 / 710mm × 1000mm 1 / 16 字数 / 226千字 印张 / 17.5

版次 / 2015年3月第1版 印次 / 2015年3月第1次印刷 定价 / 45.00元

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

贾平凹

奇才·鬼才·怪才



原名贾平娃，1952年出生，陕西商洛市丹凤县棣花村人。1975年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。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、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、西安市文联主席、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文学学院院长、《美文》杂志主编，中国海洋大学以及北京师范大学驻校作家等，有“鬼才”之美誉。

代表作品有散文《满月儿》《月迹》《丑石》等，小说《商州》《浮躁》《废都》《白夜》《秦腔》《高兴》《古炉》《带灯》《老生》等。其中散文《月迹》获第二届朱自清散文奖。小说《满月儿》1978年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，《腊月·正月》1984年获中国作协第三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，《浮躁》1987年获美国美孚飞马文学奖，《废都》1997年获法国费米那外国文学奖，《秦腔》2006年获红楼梦奖、2008年获第七届茅盾文学奖，《古炉》2011年获施耐庵文学奖。

目 录

记五块藏石 / 1	
龙柏树 / 3	
敲 门 / 5	
乡党王盛华 / 8	
动物安详 / 11	
灵山寺 / 13	
通渭人家 / 17	
抚仙湖里的鱼 / 24	
在玫瑰园里 / 28	
五十大话 / 31	
丽江古城 / 34	
玉虚洞 / 39	
黄河魂 / 40	
说舍得 / 41	
答《各界导报》记者关于在西安看足球 的提问 / 42	
推荐马河声 / 44	

在旧历壬午二月二十一日五十寿宴上的

讲话 / 48

藏 者 / 50

三月八日在没有电的宾馆里吃茶 / 52

茶 事 / 54

数幅木刻年画 / 60

吉祥的一次 / 63

朋友谭宗林 / 65

朋友曹振慨 / 67

释画（六篇） / 71

孤独之夜 / 77

“文革”的故事 / 78

梅 园 / 80

友 谊 / 81

一条线的故事 / 83

佛 像 / 84

邻家少妇 / 85

等 待 / 86

看好门户 / 88

孤独地走向未来 / 89

女人与陶瓶 / 91

这一只瓷 / 93

《怀念狼》中文繁字版序 / 94

《散文研究》序 / 96

我不知道 / 99

——关于“文人画”的一点儿看法

《“美文”十八家》序 / 101

孙犁的意义 / 103

《白夜》再版序 / 105

《当代名画家精品集·贾平凹》序 / 106

《高老庄》再版序 / 109

我熟悉阿吉 / 111

——应《中篇小说选刊》之约

老本的故事 / 113

《大堂书录》序 / 114

《话语的德性》序 / 116

走过十年 / 118

——在《美文》十周年酒会上的致辞

《“美文”少年版》发刊词 / 121

《简钧珏摄影集》序 / 123

我们的编辑 / 125

在×中学的少年写作座谈会的发言 / 127

语言的“筋” / 129

——一次座谈会的发言

读王剑冰散文 / 130

《游在西安》序 / 132

手稿版《西路上》答孔明问 / 133

《老舍散文奖获奖作品》序 / 136

武帝山记 / 138

《谢子安散文》序 / 139

我与《西安日报》 / 141

都市与都市报 / 143

《平凹散文》序 /145

《黄河奇石》序 /148

李杰民的书法 /150

对“陕西智性书写展”的看法 /152

《唐兴顺散文》序 /154

说崔惠民的竹 /156

在《贾平凹前传》研讨会上发言 /158

答《齐鲁周刊》王晶问 /161

对当今散文的一些看法 /165

——在北京大学的演讲

关于小说语言 /178

——在苏州大学的演讲

古土罐 /186

残 佛 /189

李相虎 /192

李广瑞 /194

怀念金铮 /196

孙存蝶 /199

《观云奇石》序 /200

《行余集》序 /201

《夏坚德作品集》序 /203

读卞毓方散文 /205

上帝的微笑 /206

——贺忠实同志获茅盾文学奖

在《美文》创刊五周年纪念会上致辞 /207

读稿人语 /209

——《美文》一九九八年七期编前设想
在休闲山庄说话 /211

给尚×的信 /213

——关于获法国费米那文学奖的前后
《贾平凹书画》自序 /221

一九九八年五月三日的笔记 /224

中国百石欣赏 /226

记五块藏石

红蛙：红灵璧石，样子像蛙，不多一分，也不少一分；是站在田埂欲跳的那一种，或许是瞧见了稻叶上的一只蜻蜓的那个瞬间，形神兼备。它的嘴大而扁，沿嘴边一道白线。眼睛突鼓，粉红一圈，中间为红中泛紫色，产生一种水汪汪的亮色。通体暗红，颚下以至前爪红如朱砂。来人初见，莫不惊讶，久看之，颚下部似乎一呼一吸地动。我名凹，蛙与凹同音，素来在宴席上不食青蛙和牛蛙，得之此石，以为是生灵回报，珍视异常，置于案上石佛的左侧，让其成神。

乌鸡：家人属相是鸡，恰生日前得此葡萄玛瑙石，甚为吉祥。玛瑙石本身名贵，如此大的体积又酷像鸡就更稀罕。脖子以上，密集葡萄珠，乌黑如漆，翅至尾部色稍浅，光照透亮。我藏石头，一半是朋友赠送或自捡，一半是以字画换取，一幅字可换数件石，而此石来自内蒙古，要价万元，几经交涉到八千元，遂书四幅斗方。

小鬼：灵璧石，完整无损的小人形状，有双目，有鼻有口，头颅椭圆。身子稍倾斜，双手相拱。有肚脐眼和下身。极其精灵幽默。买时围观者很多，都说此石太像人，但因双目深陷如洞，像是鬼，嫌放在家里害怕。我不怕鬼，没做亏心事，而且鬼有鬼的可爱处，何况家里画的有钟馗像哩。

珊瑚：这是一块巨大的珊瑚化石。我喜欢大的，搬上楼的时候，四个人抬的，放在厅里果然威风得很。整个石头是焦黑色，珊瑚节已磨

平，呈现出鱼鳞一样的甲纹。珊瑚石许多，但如此大的平石板状的珊瑚石恐怕是极少极少的吧。我题词：海风山骨。唯一担心的是楼板负重不起，每次移动莫不小心翼翼。

胡琴：以前我有个树根，称谓美人琴，后来送了别人。又曾得到过一个八音石，敲之音韵极好，但没有形状。这块石头下是一椭圆，上是一个长柄，像琵琶，但比琵琶杆儿长了许多，且长柄稍稍弯，有几处突出的齿，我便称之为胡琴。此胡琴无弦的，以石敲之，各处音响不同。朋友送我的时候，是在酒席上，他喝多了，说有个宝贝，你如果说准琴棋书画中的一个就送你。我不假思索说是琴。他仰天长叹：这是天意！我怕他酒醒反悔，立即去他家，到家时他酒醒了，抱了这石琴一边做弹奏动作一边狂歌，样子让人感动，我就不忍心索要了。但他豪爽，一定要送我，再一次说：这是天意，这是缘分啊！

人与石头确实是有缘分的。这些石头能成为我的藏品，却有一些很奇怪的经历，今日我有缘得了，不知几时缘尽，又归落谁手？好的石头就是这么与人产生着缘分，而被人辗转珍藏在世间的。或许，应该再换一种思维，人与自然万物的关系不仅仅是一种和谐，我们其实不一定是万物之灵，只是普通一分子，当我们住进一所房子后，这房子也会说：我们有缘收藏了这一人啊！

龙柏树

龙是柏树，树长堰塘，塘在成都西的一个山坳里。我去看它的时候已经中午，大小晴不雨，洌洌的小船在长溪摇了一小时，人上岸，溪里一群鸭子也上岸，竟一直导游到塘边。

塘实在的小，像一口游泳池，塘边的土崬上去就是人家，孤孤的一家，那个红袄绿裤的姑娘站在一堆柴火前望着我，红肥绿瘦般地鲜艳。龙树螺旋形地横卧在塘的上空，让人担心要倒塌下去，亏得这土崬，以及土崬上的孤屋和姑娘压住了树根。我想，龙是从这一家农户出来的，或是龙从天上来，幻变了农人在这里潜藏。

天气已在三月，树梢有了嫩叶，稀稀落落不易见，而由根至梢，凤尾蕨附生茂盛。尾随从溪岸而来的一个汉子，热情解说这凤尾蕨只能在岸畔长的，谁也弄不清怎么就长在树上，长得这般密。“这是龙衣，一年一换的。”四川的口音，第一声特别的用力。“龙换衣不是冬季，而是盛夏！”龙之所以是龙，毕竟有它的神奇。

这棵树原是一对的，左右把持在塘上，塘面就被罩住，养鸭养鱼，放水灌溉坳里的几十亩稻田。那一年屋里的老头死了，夜里一棵树就“嘎啦啦”塌倒。将塌倒的树锯开来，颜色红得像血。剩下的这棵树，从此每到天要下雨，整个树就一团水雾，坳下边的农民一见到树一团雾气了，就知道天要下雨了。周围的农民吃水到塘里担，水清冽甘甜，最能泡茶，每年到土崬的孤屋里去看望那一位鹤首鸡皮的老太太，害怕老

太太过世了，这一棵龙树也就要塌倒吗？老太太依然健在，爱说趣话，能咬蚕豆。

树长为龙形的，可能很多，我是到安徽见过龙栢树，在平地扭着往空中冲，那里出了陈胜吴广；也到陕西灞河源头见过龙松树，沿一山坡逶迤几十米，那里李先念曾住过三年，后来李先念担任了三年国家主席。龙形的树都附着伟人的传说，这柏树却躲在山坳中，土岭上的人家都是农民，这龙该是布衣龙。

但龙就是龙，它是潜龙。

解说的汉子喋喋不休地解说龙柏树的奇妙，末了让我站在一个方位看树根部是不是像个牛头，又让我站在另一方位看树干上的疙瘩像不像个狗，又让我站……说像马像鸡。说毕了，他伸手向我讨解说费，他原来是要挣钱的，我付了他一张纸币，却批评他解说不好：大方处不拘小节，龙就是龙，哪里又有这么多鸡零狗碎的东西呢？龙潜是为了起飞，而不是被猪狗所欺啊？！

我爬上土岭去拜望那位老太太，红袄绿裤的姑娘却谢绝了，说：“我奶午睡哩！”终未能见。

敲门

人问我最怕什么？回答：敲门声。在这个城里我搬动了五次家，每次就那么一室一厅或两室一厅的单元，门终日都被敲打如鼓。每个春节，我去郊县的集市上要买门神，将秦琼敬德左右贴了，二位英雄能挡得住鬼，却拦不住人的，来人的敲打竟也将秦琼的铠甲敲烂。敲门者一般有规律，先几下文明礼貌，待不开门，节奏就紧起来，越敲越重，似乎不耐烦了，以至于最后咚地用脚一踢。如今的来访者，谦恭是要你满足他的要求的，若不得意，就是传圣旨的宦官或是有搜查令的警察了。可怜做我家门的木头的那棵树，前世是小媳妇，还是公堂前的受鞅人，罪孽深重。

我曾经是有敲声就开门的，一边从书房跑步走，一边喊：来了来了！来的却都是莫名其妙的角色，几乎干什么的都有，而一律是为难我的事，我便没完没了地陪他们，我感觉我的头发就这么一根根地白了。以后，没有预约的我坚不开门，但敲打声使我无法读书和写作，只有等待着他们的走开。贼也是这么敲门的，敲过没有反应就要撬门而入，但我不怕贼的，贼要偷钱财我是没钱财，贼是不偷时间的，而来偷我时间的人却锲而不舍，连续敲打，我便由极度的反感转为欣赏：看你能敲多久？！门终于是不敲了。可过一会儿，敲声又起，才知敲者并没有走，他的停歇或许是敲累了，或许以为我刚才在睡着或上厕所，如此敲敲停停，停停敲敲，相信我在家中，须敲开不可。我只有在家不敢作

声，越是不敢作声，喉咙越发痒想咳嗽，小便也憋起来，我恨我成了一名逃犯了。

狡兔三窟，我想，我不如只兔子。这么大的城里广厦千万间，怎么就没有一个别处的秘密房子让我安静睡一觉和读书写作呢？我当然不敢奢想有深宅大院，有门子在前可以挡驾；有那么一小间放张桌子和小床即可，但我不能，以至于我到任何地方去上厕所，都设想有这么个地方，把蹲坑填了，封了天窗，也蛮好嘛。我的房间从来是一室一厅或一室两厅，前无院子，后没后门，什么人寻我，都是瓮中捉鳖。

事实是，我并不是个不需要朋友的人，读书写作之余，我也要约三朋四友来喝酒呀，谈女人，博弈搓麻将，但往往是想念的朋友不来，来的都是不想见的人。我的坚持不开门，挡住了几次我的从老家来的亲戚，他们是忙人，敲几下以为我不在家就走了，过后令我捶胸顿足，我挡不住的是那些要我写条幅去送他的上级的人，是那些有什么堂会让我去捧场的人，或是他们什么事也没有，顺脚过来要解闷的人，他们有的是闲工夫，上午来敲不开门，下午又来敲，今日敲不开明日再来敲，或许就蹲在门外和楼下。他们是猎人，守在那里须等小兽出来。

明代的陈继儒说过：闭户即是深山。闭户哪里又能是深山呢？

或说，那这是你红火啊。可我并不红火，红火能住这么小的房子吗？如果我是官人家，客来必有重礼，所求之事谈完即走，走时还得说：不打扰了，您老辛苦，需要休息。找我的双手空空，只吸我的烟，喝我的茶。如果我是歌星影星，从事的就是热闹工作，大粪世事不怕不卫生，可我热闹了能写出什么文章？又是读陈继儒的小品，陈先生恐怕在世时也多骚扰，曾想去作隐，但他说：“隐者多躬耕，余筋骨薄，一不能；多弋钩，余禁杀，二不能；多有二顷田，八百桑，余贫瘠，三不能；多酌水带索，余不耐苦饥，四不能。”我同陈继儒一样，我可能者，也是“唯独处淡饭著述而已”。但淡饭几十年一贯，著述也只是为

了生计和爱好，独处竟如此不能啊。想想从事写作以来，过几年就受冲击，时时备受诽谤，命运之门常被敲打，灵魂甚时有过安妥？而家居之门也被这般敲打不绝，真是声声惊心。小儿发愿，愿明月长圆，终日如昼，我却盼永远是在夜里，夜里又要落雪下雨，使门而不被敲打了。

但这怎么可能呢？我还要活的，我还有豪华的志向，还有上养老下哺小，红尘更深，我的门恐怕还是不停地被人敲打。我的命就是永远被人敲门，我的门就是被人敲的命吧。有一日我虽死了，墓碑上是可以这样写的：这个人终于被敲死了！

1997年5月15日午

乡党王盛华

因为是乡党，那年我回商州采风时盛华陪着去寺耳。寺耳是深山僻地，一连吃罢四天十二顿的老陈浆水面，肚子都呼噜呼噜打雷。我骂盛华弄不来好吃的。他跑三里路去上湾村的小饭馆里买了四个蒸馍，又要去河边的一块辣子地里偷摘几个辣子，没想一只狗就撵上了他。山里的狗声巨如豹，一个咬起，随即惹来四个也咬着扑来，盛华从辣子地边的篱笆上拔出一根木棍，旋转着边打边退，狗仍是穷追不舍。我瞧见路旁有家木材站，从铁栅栏门的缝隙中钻进去，他钻不过来，他的鼻子太高，情急中把怀里的蒸馍当石头用，狗叼着蒸馍才跑远了。他站在栅栏门外给我耸肩，说：“蒸馍吃到狗肚里去了！”

从寺耳返回到洛南县城，盛华供职在县文化馆，一定要招待我吃豆腐。洛南的豆腐是浆水点的，压得很瓷，可以用秤钩子钩着称。豆腐是烫热后切成小方块，蘸着辣子水儿吃的，我俩吃了五斤。他见我高兴，就拿出笔墨纸砚，要我写一个条幅给他。我那时的毛笔字虽没现在可以卖钱，但酷爱汉罐瓦当，不带几个来也是不肯动笔的。我说，嗨，一顿豆腐就想得一幅书法呀？！盛华嘿嘿地笑，头一晃一晃地，而且揉起鼻子，说，鼻子在钻铁栅栏门时撞坏了。我当时却也有些写字的瘾，提笔就在纸上写起寺耳的一路感受，写毕了，竟还是一篇短散文，后来盛华抄了一份拿去发表，这便是如今收进我文集中的那篇《游寺耳记》。

数年后，盛华从洛南县到西安上大学，毕业后又调入省内一家报纸